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

醒世奇言

〔清〕守朴翁编次
卷二（总三册）

孤本足本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卷二

第 三 册

醒 世 奇 言

〔清〕守朴翁 编次
李 莉 校点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卷二(总三册)

责任编辑:耿相新 康 华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承印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9 印张 868 千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348—1143—0/1·524

定价:卷二(全三册)31.40 元 本册定价:9.80 元

《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》

编辑说明

一、明清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，为使广大读者增加对明清小说的了解和认识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》。

二、这套丛书分卷出版，每卷以情节相近者编为二至三册。

三、考虑到青年读者较多，分段时参考现代小说的分段法，同时照顾到古典小说的特点，改变千言一段的模式，适当划为较小段落，诗词、判词等另起行，以增加明快感。

四、校点时通假字如“他”与“她”、“它”，“那”与“哪”等不作改正；异体字、俗字，一般均以目前通行的规范字予以统一；底本文字明显错误，即径改之；少数遗漏和字迹不清者，据文意能补时则补之，并加圆括弧，无法补时以□代替；大段脱漏和缺页，则于圆括号（ ）内加以说明。除此之外，为保持作品原貌，一般不做删节。

五、原书中的序、跋、眉批、旁批、夹注、总评等，一般删去，只在每篇后边加简略后记，说明版本情况等。

内 容 提 要

尼姑庵内，少年才子与小尼姑隔窗话情，两地相思，几乎性命不保；穷秀才爱慕富家女，断指割股，指望能成就姻缘；大姐不愿嫁于穷鬼，为解父愁，小妹代嫁，反遭姐姐嘲弄；为求得心上人，甘愿舍身纳命，谁知遇到无数风波；同胞兄弟怒目相向，宽厚者富寿双全，贪鄙者家破人亡；遭乱世恩爱夫妻被拆散，虽然九死一生，终得报大仇，破镜重圆。书中十二个新奇故事，将一一展现给您。

本书是最早的白话聊斋选本，故事曲折，峰回路转，出人意表，语言通俗流畅，诙谐幽默，清新可读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假必正红丝夙系空门
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 (1)
- 第二回 遭世乱咫尺抛鸾侶
成家庆天涯聚雁行 (24)
- 第三回 呆秀才志誠求偶
俏佳人感激許身 (42)
- 第四回 妒婦巧償苦厄
淑姬大享榮華 (62)
- 第五回 逞凶焰欺凌柔儒
釀和氣感化頑殘 (81)
- 第六回 違父命孽由己作
代姊嫁福自天來 (100)
- 第七回 遇賢媳虺蛇難犯
遭悍婦狼狽堪憐 (119)
- 第八回 施鬼蜮隨地生波
仗神靈轉災為福 (137)

第 九 回	倩明媒但求一美 央冥判竟得双姝	(156)
第 十 回	从左道一时失足 纳忠言立刻回头	(175)
第十一回	联新句山盟海誓 咏旧词璧合珠还	(191)
第十二回	埋白石神人施小计 得黄金豪士振家声	(212)

第一回 假必正红丝夙系空门 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

五百年前，预定下姻缘喜簿，任从他，貌判妍媸，难逃其数。巧妻常伴拙夫眠；美汉惯（搂）丑妇卧。何况是一样好花枝，愈不错。贵逢贱，难云祸；富（逢）贫，非由误。总归是、月老作成缘故。高堂纵有不然心，子女都毫无（憎恶），又何若去违拗天工，生嗔怒。

姻缘一事，从来说是五百年前预定。不是姻缘，勉强不得。果系姻缘，也再分他不开。（尽有门户高低悬绝的，并）世有冤仇的，一经月老把赤绳系定，便曲曲弯弯要走拢来，这叫做“姻缘姻缘，事非偶然。”

明朝成化年间，湖广武昌府江夏县，有个秀才姓曾名粹，号学深。他父亲曾乾吉，原是举人，和母亲庄氏只生得他一个，自然是爱如珍宝，不消说的了。

他五六岁时，有个相面的，相他后来该娶尼姑为妻，曾乾吉和庄氏都道这相士随口喷蛆，全然不信。

那曾学深聪明绝世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十四岁入了学，十六岁就补了廪，各处都知名，晓得他是位少年才子。又且生得如傅粉

何郎，异常秀美。

却是作怪，与他论婚，再也不成。试想这样一位潘安般的少年才子，又且父亲是孝廉，家境也算厚实，难道这些拣女婿的，还不肯把女儿与他吗？却不是曾乾吉心里不合式，便是事已垂成，那边的女儿生病死了。

曾乾吉止此一子，急欲与他联姻，见这般不凑巧，未免纳闷，却又因他年未弱冠，也不十分在意。

却说庄夫人母家在黄州，去武昌二百里，还有母亲，快已七十多岁。只因路远，自己不能时常定省，只差家下人到彼探望。

今见儿子大了，便对他道：“你外祖母处久不通音信，我在先只令下人去问候，却不能把老人家近来细底情形告诉我。你如今年已长成，可与我走一遭去。”

曾学深便打叠好一肩行李，叫家童阿庆挑了，来在江边，雇了一只（小船），直投黄州来。

到了码头上登了岸。阿庆是时常打发他来，走得路熟的，便一径来到庄家。

那曾学深的外祖母是于氏，外祖庄培荣曾做过江西九江府知府，没已多年。母舅庄德音，原任南直句容县知县，因告终养在家。

当下于夫人和庄德音，见曾小官人到了，合家大喜，彼此问了些近况，便唤家人打扫一间书房，令他安歇。

曾学深次日便要回家，于氏老夫人和他母舅，那里肯放。

于氏老夫人道：“外孙，难得你到这里，我有好些说话要问你，却一时想不出，你且在这里歇下半个月，才放你回去。”

曾学深只得住下。那时正是暮春天气，黄州地面景致甚多。

曾学深日里同了表弟兄们，各处去游玩，到晚回来，却和于氏老夫人说些家中闲话。

从来外婆见了外孙来家，说话最多，他家有几个菜瓶，几个酱瓮，也要问到的。这且不表。

一日，曾学深同着十二岁的小表弟，在一个显圣庵里游玩。那庵是女庵，有好几位尼姑，在内焚修。

他两人游玩了回来，将次到家，遇见邻家一位张老妈妈，问他表弟道：“小官人，今日陪了曾相公，那里顽耍？”表弟答道：“方才在显圣庵里。”

张妈妈笑嘻嘻的道：“小官家不会顽耍，我黄州有两句口号道：‘黄州四翠，少者为最。’怎不陪了曾相公去看看，倒到那显圣庵里去？”

曾学深听了，问道：“老妈妈，怎叫做‘黄州四翠，少者为最’？”

老妈妈告道：“我黄州南门外，离城五里，有个观音庵，也是女庵，那里有四个美貌的尼姑，因此有这句话。老身不过和小官人取笑，这地方却是相公们游玩不得的。”

曾学深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，听了这话，回到外婆家里，心中想道：“既有这个去处，我明日去走一遭，却不要同表弟兄们去才好，省得被人知道。”

次日天明，吃了早膳，没人在前，他便独自一个，走出墙门，一径望南城而去。问到观音庵前，只见约十亩大的一个池，湾湾的抱着那庵。沿池都是合抱不交的柳树，绿荫正浓，有几个黄莺儿，在叶底下弄那娇滴滴的声音。飞下柳絮到水面上，小鱼儿就来拖拖扯扯。

曾学深看了，心中悦畅道：“不要说别的，只这景致也就不

同。”见那庵门闭着，便轻轻敲了两三声，里边走出个七十多岁的佛婆来，问道：“那位？”曾学深道：“是来游玩的。”

佛婆便领他到大殿上。恰好四位尼姑在那里做法事，都是带发修行的，一个个都生得标致。一个约年三十左右，一位在二十四五，一个二十光景，只有一位小的，分外可爱。但见：

眉似远山衔翠，目如秋水凝神。漆般黑青丝压鬓，雪样白粉脸含春，樱桃启处，佛经卷卷出佳音；玉笋抽时，法器般般作妙响。若非刘阮山中见，定是襄王梦里逢。

曾学深见了，不要说是消魂，连魄也都化了。等他们法事完毕，与他们逐个打了问讯，众人都去烹茶洗盏，只留这小的在殿上陪客。见曾学深不转眼的看他，便把头来低了。

曾学深问他：“青春多少？”

答道：“一十六岁。”

曾学深又问他：“俗姓什么？是何法号？”

答道：“姓陈，法名翠云。”

曾学深便戏他道：“好奇怪，小生恰恰姓潘。”只见他玉容泛赤，立起身，（漾漾）地走了开去。

不多时，众尼送出茶来，又捧出十多盘子果品来款他。

曾学深向众尼一一问他姓名。那三十左右的答道：“贫尼叫白翠松。”指着二十四五的道：“这位梁翠柏。”又指二十岁光景的道：“这位盛翠岩。”便问：“相公高姓？”

曾学深不好说与他真名姓，便顶着上文来道：“小生姓潘。”

白翠松道：“听相公口音，不像是这里人氏。”

曾学深道：“小生家里，原在武昌。因慕黄州景致，特地来

游。”

众人言来语去，却再不见翠云出来。曾学深忍不住，问白翠松道：“还有一位小姑姑，缘何不见出来？”

白翠松笑道：“这丫头是怕生人的，因此避过了。”

曾学深又闲话了几句，便起身作别。白翠松和梁翠柏，两个留道：“请在小庵奉了斋去。”曾学深推辞道：“有朋友在寓中等候，不好耽搁。”

白梁两尼又苦苦相留，曾学深只是要去。两尼送他到门外，白翠松囑道：“相公倘要见翠云这丫头，可于明日傍晚到来。”

曾学深回到外（婆家，于氏）老夫人问道：“外孙，你半日在那里，却令人寻你不见？”

曾学深扯个谎道：“今日偶然出去，左近闲步，遇着个同学朋友，在这里课徒，扯去闲话。因此违了慈颜。他还约明日下午，到他馆中，代他做个寿启，却又是没推托的。”

于氏老夫人道：“难得你这等青年，便人人慕你才学。我听了也快活不过。”

次日中饭后，曾学深去见外婆，只说是到那朋友馆中去，今夜不及回来，家里不必等候。说罢，便又出门，望观音庵来。

只见庵门虚掩，便推将进去，走到大殿上，白翠松和梁、盛两尼，陆续都见过了，却只不见翠云。

曾学深心头惶惑，好像不见了什么珍宝一般，却又不好就问。众尼当下整修蔬菜款待他。

曾学深道：“千万不要费心，若是这般，小生就去了。”众人不听，却也不见曾学深肯去。

白翠松邀他到自己房里用斋，曾学深欲待推辞，却被他和梁翠柏两个拥了进去，让他朝南坐了，白梁两人坐在横头。盛翠岩

却早走了开去，再不见来。

白翠松斟酒来劝曾学深，曾学深也回敬了他两个。

曾学深忍不住问道：“陈姑今日缘何不见？”

白翠松道：“他还怕羞，少不得要来的。”

饮了几杯，天已渐昏，却只不见陈翠云到来。曾学深只得起身道：“天已晚了，小生且暂别，明日再来。”

白翠松一把拖住道：“且再坐坐，我去捉这丫头来见面便了。”曾学深便又坐下，白翠松道：“相公要见翠云，却要依我一件事。”

便把酒来斟下三大杯道：“要相公饮这三杯，尽了贫尼相敬意思。”

曾学深酒量本来不高，又已吃过些，有些来不得，却因要见心上人，不敢推辞，把那三大杯饮干，已有些醉了。

只见梁翠柏也斟上三大杯道：“请相公也收了我这点敬意。”

曾学深告道：“承梁姑美情，小生焉敢不领。但来不得那急酒，不如等见了陈姑吃罢。”

梁翠柏笑道：“相公见过了这丫头，那里还有工夫吃我的酒。这却定要先奉敬的。”

曾学深没奈何，只得接来勉强吃下，不觉大醉，两只眼睛合下来，身子都坐不定了。

白梁两人便去拴了门，扶他到床上，替他除去衣服，把他暂做了一夜《孟子》上有一妻一妾的齐人。

次日天明，都走起来。曾学深晓得他两个的作为，是再不肯把翠云与他见的了，便告别了要回。

白梁两人留道：“住在这里，今日包你见翠云便了。”曾学深知是哄他，便托词道：“我日里在此不便，不如去了，仍旧傍晚来罢。但是今晚却要把翠云与我见的。”便出了庵门，望外婆家里

来。

他一个瘦弱后生，被两个壮年尼姑，缠那一夜，觉得十分疲乏，不敢再去。却又不能忘怀那翠云，便只说自己喜欢独自一个闲玩，日日别了外婆和母舅出门。却便到观音庵左近去探望，要等白梁两人出去了，才进去。

一日（傍晚，只见白翠松和个少年）出庵，一路说说笑笑去了，心下想道：“他去了就好了，只梁翠柏一个，我也不怕。”

即便走近庵去把门叩了两下。却是盛翠岩出来开门。曾学深假意问道：“众位姑姑都在么？”盛尼答道：“白师兄方才出门，想要明日回来；梁师兄这两天也不在庵。”

曾学深见说，心中大喜，便道：“烦姑姑领小生见陈姑一面。”

翠岩便引导他去，却另是一所院宇。来到那房前，翠岩叫道：“翠云，客人到了。”只听见“砰”的一响，翠岩微笑道：“闭了门了。”曾学深立在窗外，意欲说话，却碍着盛翠岩在旁，不好说得。翠岩见他这光景，便走了开去。

原来翠云虽在这个庵里，却和盛翠岩都是女慕贞洁的，因此两人最说得来。翠云常想：“自己这般美貌，在空门中怕有人欺侮，终非了局。”思量择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嫁他。前日在殿上见了曾学深那表人才，也颇动心。闻得翠岩说他为了自己，明日又来，却被白梁两人灌醉了，两个对付他一个，心中好生不忍。

这番听得他来，虽是把门关了，也想和他说几句话，却早听见曾学深在窗外说道：“小生有句话儿，要对小姑姑讲，望把门来开了。”

翠云在窗格内张见翠岩不在，便隔窗回言道：“这里不是郎君游玩地方，翠松翠柏都只借我来勾引郎君，若然再来性命不保了。小（尼在）这里也非了局，原要抛去空门，做那女子从人

（之事。若要）像白梁两人这般行为，宁死不学他的。郎君快请回罢。”

曾学深听了这几句贞烈的话，越发爱慕，便又道：“小姑姑这般贞烈，难道小生敢来败坏你名节。但小生自见了尊容，不胜企慕，既小姑姑有从人之意，小生也并未联姻，不知可肯俯订终身么？”

翠云想道：“前日只见得他的相貌，今日又听他谈吐，看来不像个薄幸的。错过了他，再要择人，却也难了。”便接应道：“既蒙郎君垂爱，小尼情愿相从。但我师父从幼抚养，甚非容易，须将五十金与他，为老病之费，小尼当在此守着郎君，望郎君勿负约也。”

原来庵内还有个老尼姑，八十多岁，病废在床，因此有得白翠松、梁翠柏这般放荡。

曾学深听见又能念他师父，不忘其本，实是个好女子，益发不舍便道：“小生敬依尊命便了。小生倘负了小姑姑，皇天在上，他日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翠云见他罚咒，也便立誓道：“过往神明，我陈翠云倘背了潘郎，死去就落十八层地狱。”

曾学深正要和他辩明自己的真名姓，却见翠岩飞跑进来道：“白梁两人，不知为什么，都回来了。相公快到外厢去罢。不要在这里累我和师弟受气。”

翠云也在房内着急，顾不得羞，开门出来道：“三师兄不要领郎君前面去，我和你送他出后门去了罢。”翠岩道：“也说得是。但你一向不惯接送的，不要破例，我自送客罢。”翠云自觉（羞涩，不由）住了脚。

曾学深见生人在旁，也不好兜搭，便和翠岩出了后门，自回

庄家。心中想道：“他闭了房门，不容我见面，这是他做女人的正理。到得订了婚姻，听说白、梁两人回庵，便火急开出来，要破例送我，这是怕我再被淫尼纠缠，致害性命的缘故。想翠岩还只猜是他怕受白、梁两人的气，却那里知道佳人爱我的意思。”当夜想一回，快活一回，竟学了孟夫子的“喜而不寐。”

次日早饭后，正要再出城去，守个机会进庵，却见家中打发人来说他父亲感了时气，病势沉重，迫他回家。

曾学深听了着急，那里还有心情寻花问柳。便连忙收拾行李，别了外婆、母舅，星夜赶回家中。走进去看他父亲时，已自不能开口。见儿子到面前。只垂下两行的泪。曾学深心如刀割，此时正是中午。守到黄昏时分，曾乾吉竟赴了修文之召。

曾学深放声大哭了一场，便料理殡殓，设了灵座，和母亲在家守孝，这是不消说得的。

日月如梭，早已断七。曾学深哀伤渐减，便就想起翠云在观音庵，和白、梁两个妖尼同住，想他度日如年，在那里，我怎的作早弄他出来方好。原来庄夫人治家极严，曾学深有这心事，却不敢令母亲知道。就是日常用的银钱，打从曾乾吉在日，便是庄夫人一人经手，因此连这五十两头，要曾学深拿出来，也觉费力。

他正日日在家纳闷，却又有那班贪到手媒金的，与他作对，要替他作伐。去对庄夫人说。庄夫人和儿子商量。

曾学深不敢说出观音庵的事来，但道：“孩儿尚在服中，如何好议亲。”庄夫人也就把他话来回复那做媒的。

可笑那做媒的，利心重了，回头不去，却又对庄夫人说：“夫人只此一子，联姻如何迟得。况现在不过说定一句，行盘送盒，原可等到除灵后的。”

庄夫人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便唤曾学深来，说与他知。曾学深道：“总要除了服做的事，却何若多今日这番周折。母亲还是回头的是。”

庄夫人不觉焦躁起来道：“起先我只道就要行聘，因此踌躇，怕有不便。如今不过先定一句，原等到服满行礼，这也算极妥的了。你却又道多什么周折，难道我做娘的，出不得一分主意么？”

曾学深见母亲动气，便又转一肩道：“不是孩儿不依母亲吩咐，却因另有一段情节。孩儿前日在黄州，外祖母要与孩儿联姻陈姓，实系孩儿所愿。适值父亲病重，追了孩儿回家。初丧时节，孩儿那里还说这话，就是方才有人来作伐，母亲唤孩儿商议，孩儿总因这件事不是此时说的，因此未曾告诉母亲。既然母亲急欲定夺孩儿（婚事）时，孩儿意思，要再往黄州探听消息，倘或那边不谐，便再议婚，母亲道是何如？”

庄夫人道：“也罢，既是如此，我也正要遣人望你外祖母，你可即日就与我黄州去，却等你外婆定夺婚事。”

曾学深见说大喜，即便把行装收拾起来，却又踌躇道：“没有那五十两头，空手如何做得成事。”便对他母亲道：“母亲，万一那边成得来，外祖母要就那边缠了红，也未可知。带得些银两去才好。”庄夫人道：“拿多少去呢？”曾学深道：“孩儿意思，带一百两在身边，可以省得些，原拿了回来的。”

庄夫人便去取了银子，递与曾学深道：“银子自拿去，倘成功得来，对你外祖母说，可以等到除了服，缠红为妙。”曾学深道：“孩儿晓得。”

接了银子，便又叫阿庆跟着，雇只船，来到黄州。心中想道：“我若先到外祖母处，却有许多不便。不如先去会了翠云，见机行事的好。”便把银子揣在怀里，叮嘱阿庆：“且在船中等候，我